

回不去的乡愁总藏在游子的内心深处

上接5版

三

甘建东的《剩下的盛夏》，多有新语，余音绵长。作者通过《脱粒机》《晒谷》《蒔田》三个侧面的细致描写，将农村的盛夏繁忙景象与农民的艰辛劳作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感叹，令人遐思。

一句“也许流年如风”开头，既突兀，又自然，牵出夏夜的思绪，“漆黑中伸手也能感到划过指尖的温柔，沁人心脾中黯然神伤，因为夜太黑，我看不见它笑不露齿的矜持和天使般的萌。”“凝望窗外骤雨如线，任凭追忆的剪刀如何裁剪，都剪不断那些永久的怀念。”这优美的文字，这独特的新语，是写给盛夏的。作者在题目中加了“剩下”二字，成了《剩下的盛夏》，盛夏便在谐音重复中有了另一番解读与韵味。

《脱粒机》，写的是作者10岁时的劳作经历——“简直是童年的梦魇”。“传统的脱粒机底座加一台500瓦的电动机，用皮带带动轮轴飞速旋转。放在这个时代，让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独自操作是何等危险的事，或许只能说是这个时代的孩子太娇惯了，我们“70后”“80后”农村的孩子哪个没熬过这样的生活？”作者曾因脱粒机漏电而经历了两次触电危险，“感觉脚底发麻，电流像火红的木炭游走在脚下”。“母亲生了我三兄妹，我最大，弟妹太小，力气不够。每次打禾都得把脱粒机从爷爷大叔家的正堂里抬到我家，那脱粒机好沉好沉，母亲说有一百多斤，每次她就把挑蔬菜的竹担横穿过去，我在前头扛，她在后头抬。从大叔家到我家要经过一段陡坡，每次都是咬牙憋气撑着上来的，感觉肩膀像烫伤一样，痛！”“母亲和妹去田里割禾，我和弟就负责打禾。”“我要是去割稻谷，母亲会从早骂到中午，从中午骂到黄昏，我速度太慢，割的禾又参差不齐。所以我宁愿在家打禾，那时感觉母亲绝对是拼命，我和弟加起来也赶不上她，还没打完，母亲又汗流浹背从那陡坡下挑着谷禾上来了，于是，我童年里对打禾充满了阴影。”“好不容易打完了，看见母亲还未回来，赶紧拔掉插头，让脱粒机停止工作，然后把打下的禾秆简单地整理一遍，就把飞快地冲到水龙头下，把水龙头拧到尽头，拼命冲洗手脚，太凉爽了。因为，手脚好痒，好痒。”对于农民而言，“一年艰辛在于夏。对于一个只有10岁的小孩而言，其在盛夏劳作中的苦累，非经历者是体会不到的，只有经历过，才有真切的体会，才有深刻的感受。

艰辛劳作中的小孩也有欢乐。“夏日的夕阳总是最美的，落下很久西边依然彩霞满天。遇上和弟妹协调好的日子，当天的夏忙任务会在天黑前完成。这时候就是我开心的时候，爬上家门口堆积如山的禾秆上，随手抓一束禾秆，用力一甩，如离弦的箭飞向不远处的那几株芭蕉，硕大青翠的芭蕉叶就这样被无数的禾秆穿透，迎着夕阳，翠绿间泛着点点金光，斑驳陆离中点缀着纯真无瑕的童年！”这段有概述、有细节的描写，一个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孩子形象跃然纸上。

作者在《晒谷》中说：“农忙时节，给我们留下的回忆远不止割禾打禾，晒谷也是一大主角。对于晒谷这样的苦差事，似乎无论哪个时代都是拥有惊人相似的历史。”的确如此，正午时候，“地表温度估计高达60摄氏度”，每次“搁谷”，都要“承受毒辣阳光暴晒”，“光着脚丫踩上去，那滋味一辈子忘不了，感觉就算穿着拖鞋站久了都会融化”，“每个小时要搁至少三次”，“每次搁谷下来，至少有三分钟的时间眼睛是假盲状态，外面阳光刺眼，一回看到屋里什么也看不见了”，“夏天的雨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哗的一声，说来就来，从来不打招呼。”于是全家丢下碗筷，飞上楼梯，汗流浹背手脚并用拼命抢救，要是能赶在第一滴雨落下来时抢收完的人家绝对是幸运的。然而这样抢收稻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要上演”，“等你下来碗里的饭还没吃上几口，雨过天晴，阳光更猛，你没得选择，这是晒谷最好的日光，



于是又丢下碗筷上楼，抓紧时间把谷晒干，接下来守候随时卷土重来的阵雨”……这些描写是素描式的，既细腻，又紧张，既操心，又劳累，既无可奈何，又必须面对，既感受独特，又习以为常。这就是农村的盛夏场景，这就是农村孩子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写。这就是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虽然“同在蓝天下”，但其生活经历与人生感悟却是截然不同的。

“日子就这样匆忙而单调地过去，然后有一天，你猛然发觉你已不是当初的少年，童年更是早已消失在无尽的时空，连回忆都变得越来越模糊。”作者笔锋一转，兀然而止。

“其实，‘插秧’这个词对于客家方言来说是多么苍白无力的解释，只有“蒔田”才能精准阐释夏忙最后的时光。”作者的《蒔田》以“插秧”与“蒔田”的含义比较开笔，也是一种别开生面。

“蒔田”操作简单，动作单调，却“很累，很累，手脚满是泥泥，就算抓痒你也不得不脚满是泥泥的手”，蚂蟥吸住你的脚而血流不止，却“从来不当一回事”，要“特别讲究每株秧苗的数量、距离和植入深度，以及你要能瞬间辨别出稗草和秧苗”，“经常遇上雷雨天，有时候不得不穿雨衣在空旷的田野雷声轰鸣下蒔田，那是我，最害怕的”，“记得有那么一天，母亲在镇上的竹壳茶厂上班，手被机器弄伤了，不能碰水，家里的三亩多水稻收割和蒔田几乎都是我们三兄妹完成，那时我感觉特别委屈，一望无际满是绿油油的秧苗，就剩下我们家的还没蒔完”。作者的少年“蒔田”经历，也是刻骨铭心、总难忘记的。

作者在不断的磨炼中长大成人了，不断成长了，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家乡的敬仲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如今的盛夏，再也不用早早起来割禾，再也不用起早摸黑蒔田收谷。作者在思考，“要留点什么来怀旧，我能留点什么，我似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剩下的盛夏，还有什么在等待着 我？盛夏的剩下，还有什么？或“搁谷”，都要“承受毒辣阳光暴晒”，“光着脚丫踩上去，那滋味一辈子忘不了，感觉就算穿着拖鞋站久了都会融化”，“每个小时要搁至少三次”，“每次搁谷下来，至少有三分钟的时间眼睛是假盲状态，外面阳光刺眼，一回看到屋里什么也看不见了”，“夏天的雨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哗的一声，说来就来，从来不打招呼。”于是全家丢下碗筷，飞上楼梯，汗流浹背手脚并用拼命抢救，要是能赶在第一滴雨落下来时抢收完的人家绝对是幸运的。然而这样抢收稻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要上演”，“等你下来碗里的饭还没吃上几口，雨过天晴，阳光更猛，你没得选择，这是晒谷最好的日光，

历，对作者的意志磨炼，对在劳动中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对日后的逐步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

谢淑敏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由《老家的青瓦房》《难忘故乡的晒谷坪》《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住在井边的老人》四章组成，质朴而叙，耐人咀嚼。

老家的青瓦房让作者一家的住房条件今非昔比；“在青瓦房还没有盖起来的时候，我和父母、弟、弟妹妹，全家五口人，蜗居在两间不足五十平方米的老屋里”，“老屋是祖父留下来的，逼仄、昏暗、潮湿，一间用来做厨房和浴室，另一间，里面摆着两张床，我和弟弟睡一张，父母亲带着妹妹睡另一张”。

老家的青瓦房是那样的引人注目：“青瓦白墙的两层楼房”，“鹤立鸡群地矗立在村口”，“父母的眼里泛起了激动的泪光”。

老家的青瓦房是那样的来之不易：“我的父母，一共耗费了四年的时间 and 心血，掏空了家底。得知父母盖房子不够钱，外婆背着其他子女，偷偷地把自己的八百块私房钱拿了出来”。

老家的青瓦房是那样的宽敞舒适：“青瓦房一共有八个房间，五口人住，绰绰有余”。“天井是个冬暖夏凉的好地方，我们喜欢在天井里追逐、嬉戏、吃饭、看书、写作业、数星星。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只要一有空，我们就搬张小凳子，在天井里晒太阳，听父母拉家常，一坐就是老半天。小小的天井，有四季风月，也有人间清欢，不经意间，便醉了回忆”。

老家的青瓦房是那样的沧桑：“十五年过去了，我们长大了，父亲却老了，再也没有那个体力爬上屋顶去“捡瓦”了，屋顶的瓦片日益残缺，一到下雨天就漏雨。阳台上的铁栅栏早已锈迹斑斑，墙壁也老化了，白色的墙皮有的发黑，有的脱落，有的裂开了长长的缝隙”。

老家的青瓦房是那样的令人怀念：“全家人东凑西借，在县城供了一套商品房，但父母亲还是会不时跑回老家的青瓦房住，串门儿，逛逛街，自在得像两只从笼里放出的鸟儿”。“炊烟升起，家的味道就浓了，再残败的房子，也变得温馨起来。昏暗的灯光里，我们围坐在天井里，一边吃着用土锅、柴火炖煮了两个多小时的羊肉，一边商量着如何把青瓦房修葺一新”。

“童年已远，故乡还在。老家的青瓦房，依然是我安放灵魂的栖息地，它那昏暗的灯火，曾经无数次照亮我的梦乡。在梦里，屋顶升起袅袅炊烟，一次又一次，拉长我对故乡的思念。”

一座青瓦房，承载着几代人

的生活与重负，铭记着历史的变迁与沧桑，凝聚着N代人的记忆与回忆，存储着游子们的乡愁与情愫。

《难忘故乡的晒谷坪》，让作者的心灵清澈美丽。

难忘故乡的晒谷坪是那样的震撼人心：“客家话叫地堂，是我们村几十户人集中晾晒农作物的地方，总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只不过像豆腐一样被切成了一块块，方方正正，平平整整，大小不一，边界分明”。

难忘故乡的晒谷坪是那样的五彩斑斓：“每到收获的季节，太阳刚一露脸，丰收的喜悦便迅速在晒谷坪上铺展开来。金灿灿的，稻谷，白胖胖的花生，滴溜溜的豆子……形形色色的农作物，挤挤挨挨，弥漫着泥土的芳香和汗水的咸涩，把灰白色的晒谷坪填满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

难忘故乡的晒谷坪是那样的有趣好玩：“无论是刚刚学会爬的小婴儿，还是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大孩子，都把晒谷坪当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游乐场，每天一放学，我们把书包一甩，便不约而同地奔向晒谷坪。故乡的晒谷坪，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吸引着我们的脚步”，“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打石子、跳格、丢手绢、盲人摸象和老鹰抓小鸡，但偶尔也会换换花样”，“我们会搞一些小把戏，用细绳子扎成简易的毽子，或人手一个，或两人对踢，或几个人围成一圈传踢。我们时而盘踢，时而拐踢，时而磕踢，小小的毽子，像一只只快活的燕子，上下翻飞，令人眼花缭乱”，“我们还会用野草编成戒指，把番薯藤的叶柄做成项链、手链和耳环，小心翼翼地摆放在晒谷坪，大声吆喝，然后与小伙伴一本正经地讨价还价”，“会用白纸折一个风车，迎风飞跑，比一比谁的的风车转得最快，或是折一架纸飞机，比一比谁的纸飞机飞得更高、更远”，“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像一匹匹脱缰的野马，驰骋在平坦宽阔的晒谷坪，用欢快的笑声谱写着童年的乐章”。你看，童年的乐趣、少年的活泼，全都在晒谷坪里，活脱脱一个儿童乐园，好端端一个玩耍圣地。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让作者的情趣盎然。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那样的春意浓浓：“已经是三月了，可是冬天并没有走远，她一直在春天的背后徘徊，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她浓郁的气息。但桃花还是无畏无惧地开了，在寒风中，在淅淅沥沥的雨，中，就像一簇火苗，以燎原之势，在春天蔓延，在我的家乡蔓延，从一棵树烧到另一棵树，从一座山烧到另一座山，烧着冬的阴冷，春的潮湿，春天就渐渐有了暖意”。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那样

的风情万种：“有的三五成群坐在枝头，不知在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每一朵花都乐了，或半掩芳唇，或回眸一笑，或仰头大笑，就连那低下去的，仍不能遮住笑颜；有的成双成对，卿卿我我，脸颊上绯红的，早已被爱情的美酒所陶醉；有的怯生生地独自躲在叶子的身后，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胜娇羞；有的却不知在和谁怄气，绷着一张红通通的小脸，那气鼓鼓的样子着实惹人爱怜，使人忍不住就想用手去抚摸她”。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那样的招人喜爱：“为了赶赴这个视觉盛宴，游人们放下手头所有重要或不重要的事，从四面八方涌来了，在花的海洋里徜徉着，惊叹着，陶醉着，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和失意。对于他们来说，每一树花，都是一幅活的画，一个远离喧嚣的心灵驿站，一段繁茂而芬芳的记忆”。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那样的令人迷恋：“在我那勤劳质朴的乡亲们的心目中，每一朵桃花，都是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固然令人振奋，却代表了一段异常艰辛的历程，是他们披星戴月的劳动成果，与诗情画意毫无关系；每一朵桃花，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希望，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们那投射在桃花上的欣喜的目光，早已穿越时光隧道，看到了硕果累累的七月，他们的笑脸，绽放得比那桃花还要灿烂”。

作者以清新的笔法、欢快的语言、优美的文字、高雅的格调，写出了桃花的绚丽，描述了桃花的气质，临摹了桃花的神韵，道尽了家乡的美好，寄托了作者的愿景。

《住在井边的老人》，让作者的心事重重。

村头的那口水井是那样的饱含沧桑：“井口是圆的，井筒用石头砌成，有的地方已经发黑，有的地方已出现裂缝，仿佛饱经风霜后老人脸上的皱纹”。

村头的那口水井是那样的美不胜收：“井虽只有十五六米深，却是一口好井，井水清甜，冬暖夏凉，一年四季，源源不断。”

村头的那口水井是那样的不可或缺：“像一位身形干瘪的母亲，每天费劲地挤出甜甜的乳汁，哺育着一村老小100多口人。”

住在井边的老人是那样的勤快自律：“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老人总是第一个出现在井边汲水。”

住在井边的老人是那样的享受着清福：“老两口福分不浅，两儿一女，个个孝顺，个个都有出息，都在县城买了房子，都想把老人接过去住。”

住在井边的老人是那样的故土难离：“可老人死活不肯随儿女到县城居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固执地和老伴守着井边的老屋，如同两棵稳稳扎根于土地深处的老树’。

住在井边的老人是那样的执着坚守：村民们和老人家里都安装了自来水，“可是老人，仍然会在天蒙蒙亮时，独自一个人出现在井边汲水，仍然每天用井水烧茶、洗菜、做饭、洗衣服，不论是烈日，还是暴雨，都阻挡不了老人的脚步。在村里，老人成了一个另类，村民们看他的眼神有不解，也有丝丝不屑，但渐渐地，一个个也都习惯了，见怪不怪了”。

村头的那口水井是那样的至关重要：“转眼到了干旱的冬季，突然有一天，自来水管里一滴水也流不出来了，直到此时，村民们似乎才再次意识到水井的存在，却猛然发现，汲水用的小吊桶早已经不知道被丢到哪个角落了”，李伟刚、赵婶等村民才想起老人的吊桶，纷纷向老人借用即还。老人说：“就外面放着吧，不用拿进来了。”“从那以后，老人的吊桶就一直搁在水井边，再也没有往家里拿过。”“水井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直到一场大雨，自来水管重新流出细细的水流，才“画上了休止符”。

住在井边的老人是那样的让人怀念：岂料，“春天的一个傍晚，残阳如血，老人刚拿起吊桶，突然晕了过去，像一座大山轰然倒下”，被送到县医院一查，胃癌晚期，不久就去世了。儿女们一料理完身后事，就把悲痛欲绝的老母亲接到了县城里居住。而“那只吊桶，就那么静悄悄地，孤零零地，被遗忘了在水井边。那是一只红色的塑料桶，只是已经被岁月洗刷得泛白了。而水井，亦渐渐被时光的青苔层层覆盖，斑驳了村庄的回忆”。

村头的那口水井与住在井边的老人都成了历史，成了乡愁。而那只被遗忘在水井边的红色的塑料吊桶，尽管“已经被岁月洗刷得泛白了”，却永远地印在村民们的记忆中，留在作者的文章里，让人怀念，令人感慨。

诚然，谢淑敏的四章尽管各具精彩，也有些许遗憾：《老家的青瓦房》不够厚重，略显浅薄；《难忘故乡的晒谷坪》的主要功用在于晒谷，却着墨不多，有点本末倒置；《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美丽有余，心境尚缺；《住在井边的老人》对老人的形象描写及性格刻画尚有扩展空间，如能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再丰满一些，定能锦上添花。

五

这四位作家的散文创作题材多有重叠，但角度有差，侧重有别，叙述有异，语言有变，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各显奇妙，别有韵味。

燕蕊的老屋，以“炊烟易冷”写一抹乡愁；谢淑敏的青瓦房，则以孩童趣事寄托眷恋。

甘建东的晒谷，以两种晒谷的场地（晒垫和水泥地面）为载体，侧重描写晒谷，突出盛夏劳作的艰辛苦涩；谢淑敏的晒谷坪，则以小伙伴的玩耍为主要叙述对象，强调孩童的天真乐趣。

骆海娟的杏花，是风雨中的风姿绰约；谢淑敏的桃花，则是春天里的风情万种。

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她们笔下浓郁的家乡情结与淡淡的乡愁。

六

远去的乡土，再远也是自己割舍不掉的乡土。永恒的乡愁，永远也是自己独自怀念的情结。作家与乡土大地，永远都是一种血脉的因缘、一种感情的维系、一种深切的追寻、一种文字的叙说……

这四位河源作家都是客家人，经过史上六次大迁徙的客家人，对乡愁的回忆、思念、铭记是“祖传的”，更是刻骨铭心的。

评论者还是少年时，也是用脱粒机打禾而不知疲倦的小家伙，更是每每第一个沿着田埂蒔田、连大人都赶不上的小能手，亦曾晒过谷，经历过烈日暴晒、雨水侵袭、汗水洗涤，在老家也有土砖砌的、泥瓦盖过的残破老屋，脑海里还飘着昔日的一缕炊烟，还在山里赏过杏花、桃花，到友人处喝茶神聊……总之，与四位作家有相同的过往、体验与人生感悟，所以同频共振，不禁拉杂如上，就此打住了，期待以后还能读到四位河源作家更多的佳作名篇。

当然，本篇评论同样也存在缺陷——引用原作有余，评论不足。